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濟公全傳
第二十回 趙斌夜探秦相府 王興無故受嚴刑

話說秦相見眾鬼卒拉著他爹爹秦檜就走。他一急，用手一拉，祇聽琅璫一響，睜眼一看，原來是南柯一夢，把蠟燈摔在地上。外面有值宿的丫鬟，進來把蠟燈撿起來，照舊點上。夫人那裏也醒了，問道：“大人因何這等大驚小怪？”秦相說：“我方纔在燈下看書，偶然心血一迷，已睡入夢鄉中。方纔得了一個兆，見老太師回煞歸家，帶了手銬腳鐐，眾鬼卒押解，述說我在陽世之間之惡。我打算要把大碑樓止工，將眾僧人放回，夫人你看意下如何？”夫人聽了一笑道：“大人乃讀書之人，你怎麼也信服這攻乎異端，怪力亂神之事？”秦相一聽夫人之言，他又把善心截住，問丫鬟外面有甚麼時光。丫鬟說：“方交三鼓。”秦相說：“傳我的堂諭，三更天我在外書房審問瘋僧，非重重責罰他不可。”正說著，祇見屋中這盞蠟燈呼呼呼，燈苗長有一尺多高。秦相爺一愕，冒然問這燈又往回縮，縮來縮去，燈苗剩了有棗核大小，屋子裏全綠了，如是者三次。秦相把鎮宅的寶劍摘下來，照著燈頭就是一劍，忽然獻出兩個燈光，秦相復又一劍，獻出四個燈光。秦相一連幾十劍，滿室中燈光繚繞。就聽婆子叫：“大人，門外面站著一個大頭鬼，衝著我們直見腦袋！”丫鬟說：“可了不得！桌底下蹲著一個支牙鬼，衝我們直樂。”那丫鬟說：“快瞧，在簾子那裏有個地方鬼，直點頭。”秦相吩咐叫婆子打點，叫家人進來打鬼。婆子丫鬟到門外一呼喚，外面眾家丁往裏跑，聽內宅鬧鬼，都要來在相爺面前當差，剛要到了內宅，就聽聲音一片喊叫：“了不得了！相爺，看那破頭鬼的頭上直流血。了不得了！相爺，有了抗枷的鬼。了不得了！相爺，有了吊死鬼。了不得了！相爺，有了無頭鬼，又有了淘氣鬼了，淨打了擰人。”

書中交代：此乃是濟公施的佛法。祇因秦相派了二十名家人。在外面禪房之內看押和尚，內中秦升說：“咱們這差事可不是玩耍，昨夜我就一夜未睡，今日又有這個差事。我出個主意，咱們大家每人出二百錢，做一個公東，買些酒菜來，入夜二更之時，大家喝了酒，至三更相爺要升書房審問和尚，也誤不了事。你等想想怎樣？”眾人都說道：“好好好，就是那樣辦罷。”眾人湊了四吊錢，叫一個人去沽酒買菜，都辦齊了。天有初更之時，祇見內中有說：“咱該喝了。”眾人把酒菜擺上。濟公說：“眾位慈悲慈悲，我和尚喝一盃酒呀。”秦升說：“和尚不準飲酒！你因何喝起酒來了？和尚說的是殺、盜、淫、妄、酒，此為五戒。你要喝，豈不犯了戒麼？”濟公呵呵大笑道：“管家但知其一，不知其二，內中還許多好處呢。天有酒星，地有酒泉，人有酒聖，酒合萬事，酒和性情，仲尼以酒為道，但不及亂耳。”秦升說：“和尚，你知道這些事，我給你一盃吃。”伸手斟了一盃給和尚。濟公接過來說：“好好好，日長似歲閑方覺，事大如天醉亦休。”把那盃一飲而盡，說：“眾位再給我一盃吃罷。”秦升說：“已然給你一盃吃了，還要，真不知自愛。”和尚說：“你要不給這盃，連那盃人情也沒了。”秦升又給他斟了一盃。和尚喝了說：“來，再給一盃，湊個三盃。”秦升說：“沒有了。不是我不給你，和別位要罷。”濟公哈哈大笑說：“好，我自己會喝。”拿著酒盃連說：“俺教令，來來來。”就見盃中酒忽滿了，和尚連吃了幾盃酒，把酒盃放下。那些家人都要喝酒，一個個向前伸手倒酒，那瓶內連一滴皆無。秦升一語未發，一悶氣就先躺下了，眾人東倒西歪都睡了。濟公先點化了幾個鬼，想要把此事完了，也就省心了。不料秦夫人一句話就給擋住。和尚見家人睡了，和尚把鐵鎖盤起，就到內院去報應。那些惡僕平日倚主人之勢，在外招搖是非。和尚打一下，擰一下，正是報應眾人。祇見北房上有一人，手持鋼刀一把，要殺秦相，代濟公報仇。羅漢睜眼一看，來者非別，正是探囊取物趙斌。祇因前次趙斌幫著濟公盜五雷八卦天師符，裝韋馱在秦相府遇見尹士雄，兩個人回家中，見過趙老太太，有了兩天，尹士雄告辭就走了。趙斌仍是做小本生涯，倒不為賺錢。老太太因叫趙斌有個養身之道，省得胡作非為。這一天趙斌正在西湖賣鮮果子，見有無數官兵，圍住靈隱寺。趙斌見有認識的人，過去一問，方知是濟公打了秦相府的管家，秦相發傳牌調兵圍靈隱寺，捉拿瘋僧到相府，要把濟公活活打死。趙斌一聽大吃一驚，自己一想：“濟公待我有救命之恩，他老人家遇難，我如何不救？”又想：“我娘親晚上又不叫我出來。有了，我說個謊，等我娘親睡著，我帶上切菜刀一把，奔那秦相府把奸相殺了，給我師父濟公長老報仇雪恨。”自己慢慢回家，老太太問：“今天因何不賣了？”趙斌說：“我今天身子不爽。”老太太說：“既是身子不爽，在家休息罷。”及至晚飯後，趙斌正望他母親睡覺，忽聽外面打門。出來一看，乃是對門街居王老太太。一見說：“趙斌，我煩你一件事。祇因我王興兒清早起來賣果子，去到秦相府門首擺攤，正午的時候，來了一乘小轎，說我兒得了子午癩，把我媳婦接了去，直到這個時候，還不見回來，我甚不放心。家中又沒人，我煩你去代打聽打聽。”趙斌連忙答應。他本是實心做事的人，進去告訴母親。換好了衣服，揣上一把切菜刀，出來一直奔至秦和坊。

來到秦相府門首。此時已晚，見王興的果攤尚未收，有看街的郭四在那裏看守。趙斌一看熟人，說：“郭頭，我王賢弟那裏去了？”郭四道：“原來是趙爺。你問王興，別提了，今天一早秦相府二公子把他叫去。他叫我給看著，也給他賣了錢不少。我尚有忙事，他一進去，就沒有出來。我進去打聽，他們都不叫我問，我也不知是甚麼事？”趙斌也不知王興是怎麼一件事，別了郭四，便在各處訪查，也未打聽著，直至天有二鼓，自己纔奔秦相府，找僻靜之處，將身躡上房去，打算要刺殺秦相給濟公報仇。哪想到將來到裏面，在房上一看，院中燈火綠沉沉的，照得那些家人直似一群怨鬼，嚇得趙斌戰戰兢兢，穿房越脊，往西奔去。來到一所花園，趙斌站在房上東張西望，心說：“這所花園子，不是秦相府裏。在他這相府隔壁，是誰家的？”看了夠多時，祇見在東北上有一所院落，燈光閃爍。趙斌跳下來切近一看，周圍栽的桂樹，路北的垂花門。一進門，目前一帶俱是花牆子，當中白灰抹的棋盤心。這院子是北房三間連月臺，東西配房各三間。趙斌抬頭一看，見上房屋是垂下竹簾子，裏面現著燈光，由外向裏看的甚真。見裏面是一張八仙桌，桌上擺的乾鮮果品，冷葷熱炒，是一桌海味席，趙斌想：“這倒是活該給我預備的，叫找吃飽了，喝足了，再殺那狗娘養的。”趙斌往前剛走了兩步。猛然心中一動，自己叫著自己：“趙斌你太粗魯了！倘若屋內有人，我便往裏走，豈不被他看見？那時多有不便。我不免找塊石頭，探探有人沒有？”在院中找了一塊小磚頭，照定帶子打去。綠林人講究投石問路，用石頭一打，要有人必有答話；“這是誰砍磚頭呀。”有黃狗聽見有響動，汪汪一叫，也就探出來。趙斌今天用磚頭照簾子一打，並不見動作，自己滿心大悅，知道是沒人，這纔往前行走。剛上一臺階，祇聽上面叫：“哎呀，大哥來了。快救命呀！”趙斌大吃一驚，抬頭睜眼一看，原來是王興夫妻二人在房樑上倒吊渾身是血。

不知這夫婦二人因何在此遇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